



踏歌图 马远

## 马远《踏歌图》赏析

文 曹应秋

### Appreciation of Ma Yuan's "Walking While Singing"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人（今山西永济西塘）。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在光宗赵享、宁宗赵扩时期（公元1190—1224年），系南宋四大家之一。其主要成就在山水画上，特点是：简约的布局、道硬的线条、苍劲的水墨和深远的意境。他善用“斧劈皴”，构图多取局部，高度剪裁，常以山之一角、水之一涯来展现全景气氛，人称“马一角”。传为马远的作品有《踏歌图》、《华灯侍宴图》、《远山柳岸图》、

《梅石溪凫图》、《水图十二幅》、《山径春行图》等。

《踏歌图》据说是他中年的一幅力作。此图是一幅表现“全境”的作品，虽以人物活动为主题，描绘四个老农在群峰林立、河山幽深处“踏歌而行”的愉悦情景，实则称其为幅山水绘画也并不为过。图中在画幅右下角描绘了四个村夫，载歌载舞走在垅上，四人姿态神情各不相同，脚步轻盈而富有节奏感，其中走在前边的一人似乎还在回头应和着同伴。画面左下角处，还有一妇女和孩童回首张望，脸上带着欢欣的表情。画家巧妙地把诗化了的自然和人物风俗活动结合起来。成功地表现出一种愉悦、安适、轻快的心情，正如宋宁宗在此画上题诗云：“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画面中主峰处理得突兀奇峭，以长斧劈皴法再现了山石质感。前后景以空白加以衔接，一片烟雾迷蒙的空灵感。坚实的山峰，溪边的翠竹、红梅、绿柳所组成的特定环境，又给人以静穆、庄严之感。所有的艺术形象，都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形态的描摹，而富有诗意和极强的韵味：翠竹红梅姿态婀娜，老柳枝头抽出新芽，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长长的枝条，近处潺潺的溪流与远处俊峭的山峰遥相呼应，观者似乎真的置身画中，耳边正回荡着农夫们欢快的歌声。

对于这幅作品的研究，历来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作者作这幅作品是想表达对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也有人认为作者的意图恰恰相反，是想从老人身上衣衫褴褛却兴高采烈的对比来讽刺当权者不顾当时所处实情的偷安局面，宁宗的题词只能说是一相情愿而已。还有人认为作品本身确实是一幅向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作品，但作为一个画院画家，响应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需要，那也是身不由己。到底作者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完成这幅画的呢？这也得从当时的历史说起，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较为真实的找出较为接近的原因。

文艺领域一种风格的出现，与特定时期的文人特殊心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代大部分文人任何时候在内心都是看重义理，重视节操的，这是向来为后代文人所推崇之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中说：“《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称、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说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五中也说：“此宋一代制度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予优裕，故人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顾、赵二氏分别从精神与制度层面指出有宋一代“忠义之气”形成的社会背景，侧重点不

同，但结论却相仿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谈到宋代很多文人、画家时，都不可避免的要说到他的社会责任心的原因。面对南宋后期的社会现实，这些悲观失望、内心无限凄凉的画家之所以画出这种风格的绘画，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我们没有必要怀疑这些作品主题的真实性，这些作品应该就是以对当权者歌功颂德为目的而作的，也并非身不由己，而是主动地、完全发自作者内心的。这种情况在当时不但在绘画方面存在，在文学领域也有很多，一些在政治上曾享有爱国之誉的文人都卷入了这场歌功颂德的潮流之中。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让人费解的事情其实也有可理解之处。几次条约的签订，虽说“屈辱”，但对南宋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对饱经战乱之苦的文人心理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比如绍兴和议后，历时近二十年的战争趋于平息，生产也得到恢复，随着战争的减少，军费开支也随之下降，人民负担过重等情况也有所缓解。以四川为例，“绍兴和议后，四川每岁赋税收入总额很快即削减了四百六十二万缗”（《食货志赋税》，《宋史》卷一七四）。绍兴十七年，朝廷罢兵，又命监司郡守将宽剩钱充月桩，以宽民力，其后遂减江东西月桩钱二十七万七千缗有奇”（《月桩钱》，《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五）。绍兴十一年，黄州知州曾惇作《书事十绝句》，其用意是向秦桧、高宗献媚。但作为一个地方官，他夸大其辞的诗句却也无意中反映了当时农民愿望。如“官军不斫人家树，各自持钱去买薪”（《书事十绝句》其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四库全书》本）。官匪残掠、赋敛之厚，这是建炎、绍兴间普遍的现象。其间也屡有有识官僚主张“轻捐州郡之租赋，乃以重保朝廷之土疆”（孙繁：《重刊翟公理铭》，《忠惠集》附录，《四库全书》本）。但因战争的原因，“纾民力”只是一纸空言。绍兴和议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对此，有识之士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就政治情势而言，宋金和议时，金国一度归还了南宋部分土地，洪皓、朱弁、张劭等留金使节得以遣返，南北人员的往来较战争时期频繁。并且，随着战争的结束，南宋政府由重建而走向稳固，局势进一步稳定。这对南渡而来的文人，多少是一种安慰。“路人指点几垂泪，江道无来十六年”（曾惇：《书事十绝句》其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四库全书》本）。“胡儿解鞍留汉土，凝碧池头日歌舞。一朝忽弃洪河南，来归舆国丞相府，当初乱离谁料此，南北中分指淮水。天睽地隔十五年，不知中原复何似。至今兵罢关泥开，始有北客中原来”（晁公遯：《得东南书报乱后东都故居犹存而北松梗亦无毁者》）。晁公遯所表达的亦悲亦喜的这种矛盾心态在南渡文人中确实是很具有代表性的。

几次和议的签订，客观上有利于人民负担的减轻，对南渡文人的心灵多少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故一些有志文人在渴望恢复故土的同时，往往也怀着矛盾的心理而对和议也抱同情的态度。比如说绍兴十八年上元，王庭珪在本郡太守席上作歌

词时，对“到如今并邑，歌吹喧阗。花下红妆卖酒，时相遇、曲水桥边”的生活感到满足，并感叹道：“谁知道，山城父老，重见中兴年”（《满庭芳·戊辰上元黄子余席上时未有月》）。类似王庭珪的心态，在南渡文人中，为数相当不少。朱敦儒晚年，就曾多次表达过这种既有遗憾又暂时满足的复杂心态，“极目江湖水浸云，不堪回首洛阳春”，“如今远客休惆怅，饱向皇都见太平。”（《鹧鸪天》）“幸遇太平年，好时节，清明初破。”（《暮山溪》）“此日西湖真境，圣治中兴。直须听歌按舞，任留香，满酌杯深。最好是，贺丰年、天下太平。”（《胜胜慢·雪》）“太平时，向花前，不醉如何休得。”（《梦玉人引 和祝圣俞》）张元干也在词中唱道：“中兴，方庆会，再逢甲子，重数天元。”（《满庭芳·寿富枢密》）

通过以上这些史实与文学资料，无疑可以为我们展现出当时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而由《踏歌图》的画面描述也可看出，画中的人物景象与以上诗人所欲描写的内容也是完全一致的。马远所要表现的正是“幸遇太平年，好时节，清明初破”、“最好是，贺丰年、天下太平”、“谁知道，山城父老，重见中兴年”、“到如今并邑，歌吹喧阗。花下红妆卖酒，时相遇、曲水桥边”等这样一种景象。我们之所以说画家是主动而不是被动而作，表现四个老农的快乐却又以衣衫褴褛的姿态出现的原因，也正是源于与上文这些文人共同一种心态的结果。

作者系广东省嘉应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踏歌图 马远（局部）